

歲次庚午的鬧熱／楊富閔

幾年前南藝大的朋友把一篇文章〈再會巖仔〉製成短片，後來我把題目改為〈春天哪會這呢寒〉，那時順道請他幫忙將家裡為數驚人的廟會錄影帶修復成光碟。一直沒仔細看。今天早上看的這部是一九九〇年，我約莫三歲半，刈香地點恰好是赤山龍湖巖。帶子受潮狀況相當嚴重，我只能不斷快轉至影像完好的部分。我很快就注意到畫面左下角顯示的時間是一九九〇年國曆二月四日的下午兩點多，陣頭已經從六甲回來，遶境準備要 on line。多麼熟悉的故鄉容顏，突然來到我的眼前，有團藝陣在老家門口進行拜旗儀式。那藝陣是我最喜愛的踩高蹺。從小我廟會只愛看踩高蹺，尤其紅面人關公耍大刀，以及懸在他腰間座騎的馬布偶。多年後原音重現，想不到第一時間我找的還是紅面人。那是歲次庚午年的冬日，我發現雖是鬧熱的現場，大家都穿著長袖衣物。

廟會錄影帶是我從小的卡通、連續劇、長壽劇、電影……影與音的美學根源，很小我就知道電視機出現的不只是明星藝人，還會有厝邊隔壁的親戚；很小我就透過廟會錄影帶認識這個村莊過去的樣子，在鑼鼓與鞭炮當作配樂的遶境行進中，看到了粉面的潑猴、七彩的家將，扛神轎的鄉村青年……而人群都擠到了馬路亭腳，這就是我即將出生的所在。

其實從小大哥與我便在老家三樓加蓋的鐵屋，擁有一間在鄰里孩童眼中相當奢侈的遊戲間。遊戲間最早是父母新婚計畫當作客廳用的，他們希望以三樓整層當活動範圍，在不過十來坪的小地方展開新生活：一整面酒櫥，「型的、紅棗色的、胖嘟嘟的碰溢，正是當今老房子最搶手的沙發擺設。我不知他們夫妻新生活經營的如何，年輕時父親的織廠在量產地毯，母親擔心冬天地磚太寒，特地為我們鋪上棗紅色的巧拼。我以前就注意到沙發巧拼顏色實在太像，常在比較它們的淺深。因為房子格局本身也不方正，巧拼永遠有凸出一塊，我都拿利刃將它裁掉邊角，因而看到我生命中的第一個梯形。是在那曾經作為客廳，後來成為遊戲間的加蓋，一台七吋訊號不佳微型電視，上頭貼著字色退去但字形完整的囍字，那是母親的嫁粧。大哥與我就這樣席地而坐在巧拼，就著母親嫁妝看完了各式各款的廟會錄影帶：歲次庚午清水祖師誕辰、歲次己卯媽祖進行北港；或以藝陣為主題的打臉宋江陣操演實錄。

我不知什麼時候流行將廟會儀式存錄下來，這些錄影帶意外側記了台灣各地信仰的過去與現在，遂也有了史料保存與民俗研究的價值；廟會錄影帶有沒有情節？為什麼我們兄弟可以久坐的一卷看過一卷？成人後我喜歡在 YOUTUBE 瀏覽看來並無設計的影像資料，可能只是一場晃動嚴重的婚禮側拍，或者某個意義不明的現場直擊、高樓監視器捕捉到的雲層變化、行車紀錄器裡的私人公路電影，這樣就也足以讓我耗掉一整個夜晚。我不知廟會錄影帶的拍攝美學是隨隊

跟拍，或者也有經過剪接編輯？但是從出香、遶境到安座，它多少也決定了畫面的結構，而總是需要有頭有尾的。我猜想正是因有頭有尾，我們兄弟總能抓住自己觀看的脾性所在。

大哥最常看的是請水與過火，我總是畫錯重點，跑去注意水的深度，以及每次神轎、乩童、宋江陣隊伍衝進水場時的安全問題。在水中涉足，其實連乩童都放慢了腳步。台灣冬日河川大抵是乾枯的，廟會的請水儀式每次都選在中上游靠近山區流段，從清晨三四點進行到天色全亮，庚午鬧熱的影像中我仍在尋找踩高蹺，溪埔邊泥濘地他們要怎麼走呢？過火儀式則在鄉公所附近的空地，後來幾乎成了慣例，那裏也是村內喪家燒庫錢的地點。有次學校風傳要在校外舉行營火晚會，一名平常熱衷廟會活動的同學糾正說是要貴慧。後來我在不同的廟會錄影帶，都會看到不同時期的他赤腳跑過高溫燒燙的火場，看到他在貴慧中身形越來越大，從小男孩跑到大男孩：三年級、六年級、念國中然後當兵出社會……

我們兄弟的廟會錄影帶時間，讓連棟的三樓加蓋充斥著鑼鼓鞭炮的音效，其實加蓋隔音並不好，兩屋之間只立了一面木板牆，三樓就像被間隔成包廂的鬧熱廣場，像是一間為我搭建的視聽教室，進行著關於語言、民俗、神話傳說知識的基礎課程。廟口參拜與藝陣表演是我們兄弟必看的，當時沒有空拍機概念，否則廟口畫面勢必相當壯觀，當時人口很多，然還不是最多的時候。父親常說他們小學一個年級十個班，我念書時只剩兩個班。歲次庚午的鬧熱，印象中有個畫面從高而下，猜想攝影位置是不是就在廟邊人家的頂樓。我一直羨慕住在廟邊的同學，因看鬧熱就不用站在場邊人擠人，自己也有自己的貴賓席。

其實我對神轎乩童比較缺乏熱情，喜歡的都是藝陣，喜歡他們在街邊馬路將各種文學敘事搬演成日常小戲：鬥牛陣、唐三藏與孫悟空、牛犁仔歌、十二婆姐，還有甚為少見的雙生仔，就是一人身上背著雙胞胎布偶，表演方式是手與腳並用，戲劇爆點即是不斷推拉的過程，他們想分開卻又分不開。雙胞胎布偶臉孔是外國人五官，像衣著店看到的麻豆；雙胞胎女孩花裙草帽打扮，像母親珍藏壁櫥多年，陪她嫁過來的洋娃娃。雙胞胎布偶只有肢體沒有表情，我卻彷彿能感受它們共生共斥的張力效果，其中的彆扭與苦痛，對照遊戲間各自獨立的大哥與我，這又是在向我透漏什麼訊息？

我就這樣放著光碟，邊看邊截圖，手指幾乎停不下來。比如那張遶境前吃點心的畫面，人手白色保麗龍杯碗，剛好拍到大伯公在吃滷麵，畫面中伯公穿著一身土黃色夾克，不知是衣料底色或田裡土漬，在人聲鼎沸的點心現場，他顯得更瘦且並不起眼，但我一眼就抓到他，在整個庚午鬧熱的行進之間，他與另一村人扛著油鼎。這次重看畫面，念頭首先浮現的是伯公會不會感覺累呢？他是

在二〇〇五年謝世的。

比如那張神轎上坡的照片，不知為何沒有安裝輪子。轎班當中一位是我的叔叔，一位是我的父親，我趕緊將畫面截下來，活動中他們四處打游擊，負責的事務非常繁雜，我不時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兄弟當時都三十歲上下，正是我現在的年紀。我首先想到的也是他們不會累嗎？父親腳力已經不如當年，曾經他是那樣活躍。

八九〇年代村子排水系統是否正在改善？不知為何我看到幾座舊時未及拓寬的水泥橋，以及到處都有尚未加蓋的大水溝；看到許多店家招牌，昔日村路也有過商店街規模。許多店家招牌順著邊境路線通通截了下來。最驚喜是那間牙科，它的門口有幅超大齒狀的招牌，每次上放學路過我都快步逃離，它到底是誰的嘴巴，它是不是會突然伸長舌頭，電玩遊戲般將孩童吞食進去？我在那屋看牙記憶並不多，主要牙醫是個婦人，與我阿嬤年紀差不多，婦人在牙科門口養了幾隻松鼠，也就是碰氣；我阿嬤也養碰氣，平時會放牠在的肩膀跑與跳。幾次我們祖孫路過，她們就在齒狀看板下笑嗨嗨地說起寵物經，這次仔細看著露出兩排精美牙齒的招牌，裂開嘴型會不會是在對我笑呢？還有那間某某商號。我從不知某某兩字是什麼，被長年雨水冲刷掉色，成為了露天的國字填空。我一直喜歡商號勝過商店、柑仔店給我的感覺。就像學生有學號，土地有地號。我認識商字一來是因為除法，被除數除以除數等於商。所以四除二等於二，商就是二；六除以二等於三，三也是商。為什麼字典關於商的解釋沒有這麼多？認識商字也來自中華職棒的三商虎，而我總將商寫成摘的右半部。這些截圖切片現在靜靜躺在我的資料庫，它在向我展示民國八十年前後，曾文溪的一個尋常日子。如果截圖放大輸出依序貼在書桌牆面，一時也像到訪了民俗采風的私房展室。

不管哪捲廟會錄影帶，每當畫面將要逼近我家，坐在地毯上的我總會異常焦躁。我總期待鏡頭會帶到老家的特寫，卻又害怕看到自己的樣子。不知為何也從來沒有一卷拍過老家正面，總是路過與路過，家人也只是路過。可能家的位置鄰近廟口，交通常在此打結，邊境隊伍往往失去原本的形狀，馬路變成了廣場。歲次庚午的鬧熱，我家的畫面也是遠的。我只能跟著鏡頭，隔著距離看著踩高蹺在我家門口擺起陣式，當天是誰在門口迎接呢？這個位置是不是隱喻著將來我與老家的距離。父親與叔叔剛剛從畫面中淡出，伯公也淡出了，我突然有想哭的衝動。不管哪場廟會，也都固定從我家門口前拉起百尺長的鞭炮串，貼著馬路一直放到媽祖廟邊，果然炮聲很快蓋過所有聲響了，畫面煙霧瀰漫。我彷彿看到許多信眾不斷拿起毛巾搗著口鼻，而人在鏡頭中不斷地被消失；我彷彿看到一個孩子從住家騎樓的方向衝了出來，緊接一個婦人跟著跑出來，那兩人是誰呢？我才想將畫面放大拉近，這時所有煙塵瞬間湧了上來。